

西南民俗文獻

第十七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四輯

西南民俗文獻

第十七卷



本輯主 編：駱小所

副主編：羅 驥

陳 斌

高國華

本卷目錄

西蜀民俗

〔另圖〕 吳忠智輯

〔另圖〕 常寶強輯

本卷主編 鄒小所

副主編 羅廣

陳斌

高國華

本卷目錄

滇疆苗蠻紀略	〔民國〕諸寶楚撰……………	一
西藏紀游	〔民國〕吳忠信撰……………	六一

滇疆苗蠻紀略

【民國】諸寶楚 撰

滇疆苗蠻紀略

《滇疆苗蠻紀略》，民國諸寶楚撰。本書據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鉛印本影印。原書尺寸二十乘十四點五厘米，版框尺寸十五點五乘十一點五厘米。

滇疆苗蠻紀略目錄

- 一 緒言
- 二 雲南苗蠻民族的起源
- 三 雲南苗蠻民族的類別
- 四 雲南苗蠻民族的分佈
- 五 雲南苗蠻民族的社會組織
- 六 雲南苗蠻民族的經濟生活
- 七 雲南苗蠻民族的文化與藝術
- 八 雲南苗蠻民族的風俗與習尚
- 九 結論

序

諸君寶楚以去歲畢業於本校農學院嗣之滇南供職建設廳撰成滇疆苗蠻紀略一書於滇疆之人文瞭如指掌溯自遼甯事變以還國人深悟邊防之要惜尙無積極之備况滇黔數省遠處西陲而鄰封接壤犬牙交錯在在均是問題諸君此書可以促喚國人重視邊疆之觀念洵非尋常紀遊之作爰爲付梓以布於世云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國立勞動大學校長王景岐序於江灣之勞園

滇疆苗蠻紀略

諸寶楚

一 緒言

「民族問題」在中國是一個極重大而極關緊要的問題，不獨在民族競爭日趨於暴烈的近代，並且自古而即如此。一部悠長的中國四千餘年來的史乘，可以說完全是斑斕地濺滿了由於各時代偉大的民族鬥爭所迸流出來的血漿：上自黃帝的誅戮蚩尤，禹舜的征竄三苗，中至漢唐的逐匈奴，撫西域，近迄元明之替位，滿清之鼎革，何一而非表現民族間強烈奮鬥的自決精神？這種斑斕的痕跡，是史不絕書的。

總括中華民族構成的份子爲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但細分則有諸夏、東夷、巴蜀、東胡、閩粵、北狄、氏羌、西藏、苗蠻等九系。在中華建國以來，漢、滿、蒙、回、藏以政治，文化各方的融合，已呵成一氣，共建民國；惟有九系中所謂苗蠻者，雖在中國領域之內，然而社會、政治、文化、語言、信仰、風俗、和習

慣等，却自成部落，儼我儼無數小國，與中國的統治權，貌合神離。這苗蠻民族是千餘年來赫然佔領中華國土西南一方的主人翁，而雲南即為其大本營。雲南苗蠻民族的種類極形複雜，而數量亦甚大，據外人言：『雲南省一千一百萬人口中，三分之一為「有教育的野蠻人。」』*Out of 11,000,000 inhabitants of the Province of Yunnan, two-thirds are "culte and Savages" (註)但其歷史的淵源，更極悠久：在周時便有產里（即今車里）百濮等國的建立。史記西南夷傳中，復有夜郎、滇、印都、僬、昆明、笮、冉駹……等國的分立，漢時更有哀牢、勐町、姑服諸夷，兩晉南北朝的東西爨，唐的南詔，宋元的三十七蠻部，明清的一百一十五土司；南詔野史述及南詔的沿革，更有所謂的闡、白崖、昆彌、滇、白子、建寧、大蒙、大長和、大天興、大義寧、大理、後理等國，凡此皆曾盛極於一時，與漢族作有力的抵抗，南詔時尤為顯赫，是苗蠻一系，雖僻處蠻荒，然而也未容小視的。*

(註)見 J. Dyer Ball: "Things Chinese."

雲南苗蠻民族可以說是「西南民族」的主體，在社會上，政治上對於中國的關係

是無用說有其特殊的地位，而於學術上亦頗足引世人的注意。雲南地當揚子江與珠江的上游，遍地峯巒，無尺寸平原，這種冒昧顯愚無文化的苗蠻，即在此高山深谷荒寒寂寞的邊徼，度其革衣木弩的原人生活。在這種原始的社會狀態裏，無疑的於人類的進化的探討上，最富於可供各種科學研究的對象，諸如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字語言學、以及歷史學、攷古學等考察、研究的工作西南民族實是材料最新穎而最豐富的學田，尤其與中國學術之關係來得深切。以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於西南民族著書立論，着意研究的，頗不乏人，如H. P. Davies, S. R. Clarke, Paul Vial, R. Halliday, W. Clarke, F. M. Savina……等，即是其中最著名的幾個。中國學者，雖是從前的文人士子因襲蔑視苗夷及一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傳統觀念，而致犯着閉門造車或是竟不屑著述的惡習，然年來鑒於民族問題的重要與感到研究民族學的興趣，實地調查專心分析研究的志士，亦已聞風接踵而起，一面並可抵制外人的越俎代庖，中國民族學的園地由本國人負責開闢，爭回國家的體面不少，這不得不說是我國學術界一種進步的現象。

並且，在現在，訓政的時候，對於民族問題尤應特加注意。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有兩個大原則，對外在求中華民族於國際間地位的平等，對內在求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一律平等。是我們不僅祇是要打破民族間的隔膜，免除暫時的爭殺，而且還要希圖站在同一的水平線上，於三民主義指導之下，共同努力實現三民主義的社會，要在以後的無限歲月裏，守護着永遠的和平。中國人對於西南民族的態度，素來以上邦自居，「尊夏攘夷」的成見，深印在各個的腦海中，故視西南民族盡如獸類，如稱他們爲：「獼猴」、「猓猓」、「猓猓」、「猓黑」、「猓家」、「猓人」、「狗蠻」、「獠」、「痧人」、「狼人」、「獠獠」、「怒子」、「濃人」、「阿莽」、「狽狽」、「土獠」、「阿猖」、「犵狓」、「狽」、「狽獠」、「狽」、「尤狽」、「猛人」、「路獠」、「獠」、「獠」、「狽」、「狽」……等名稱，每字加以「牙」旁，簡直等於狗類，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霸道的誇大。由是漢夷間民族的隔閡而致誘起仇視與殘殺，漢族歷代乃更有所謂「征蠻」、「平苗」、「平獠」、「討回」……等無數戰役，無不以戰功爲烈，與近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無異。諸如此類的尊己抑人的表示，在現在民族運動的觀點

上講來，是一種極不人道的舉動，尤其與民族主義的原則相反，所以我們研究西南民族，首先要適合民族觀念，把漢夷的界線打破。因為苗蠻同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應躋於平等的地位，彼此攜手，隨時隨地扶植他們，施以開化的善良方法，使他們一天天長進起來，將如漢族一般，共享人類的幸福，這才不背乎現代潮流。

研究西南民族，其重要猶不止此，對於維護我國的邊陲，更有莫大的效力。雲南地邊緬越，有似綿羊的介於獅虎之口，一任英法兩帝國主義者肆意侵奪，而我政府因昧於疆域，雖屢失要地，而反茫然不知。片馬劃界既成懸案，江心坡問題繼起而復擱淺，若不急起研討西南民族，詳究邊陲的土人及分佈境域的狀況，作保護國界的參攷，恐雲南地圖日將變色了！

以上將研究西南民族的重要說的長了，現在歸入本題，將雲南的苗蠻民族約略地加以系統的敘述罷。

一一 雲南苗蠻民族的起源

雲南苗蠻民族的起源，到如今還是一個可辨論的問題。據外人 C. E. Hicks 及 Paul Vial 等的主張，以為是源出於西藏族：C. E. Hicks 曾說「根據羅羅（苗蠻的一種）自己的傳說，他們是從西藏而來的，這似乎是確有明證，因從西藏到雲南昭通的山道，沿途都有羅羅族的居地。」（見 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Paul Vial 也曾說：「羅羅的先世是同西藏人同種而後異族的，他們的風俗習慣有許多是和西藏相同，不過西藏人信佛而他們不信佛罷了。」（見 Paul Vial: Los Lolo.）但是據 Henry Yule 在 William Gill 所著的 River of Golden Sand（金沙江）一書中，作序文說羅羅非藏族，曾言：「……因此，有幾種部族稱為蠻子（即羅羅）的，他們實非西藏人，像就從四川到打箭爐沿途的一帶土人，簡直與西藏迥異。」更有 E. Henry Wilson 在所著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 一書中，也曾說：「獨立的國家不是部落的與中國和喇嘛（即指西藏）作對抗的，便是羅羅部族罷。」美國人類學家 A. I. Kroeber 在所著 *Anthropology* 一書中，更明言：「散居於中國西南部的山間有一種野蠻而半獨立的人民，具特殊